

新中國婦女小叢書



新中國婦女社出版

0256

性 格 的 形 成

新 中 國 婦 女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沒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蘇聯兒童教育專家戈林娜同志的這句至理名言，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學習蘇聯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先進經驗，對於我們每一個做父母的來說，都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這個小冊子所選的文章，都是有關兒童品德教育的問題。它告訴父母們怎樣用正確的方法，從小培養孩子高尚的品質和良好的習慣。這裏特別強調父母的品德、言行對孩子的影響。爲什麼在丹娘、尤利、娜佳、娜塔沙的身上會出現那些不同的性格呢？這裏就引證了他們的媽媽或奶奶平日是怎樣對待他們，教育他們的。這說明孩子們的任性、固執或胆小、懦弱，並不是“天性如此”，而是由於不良教育的結果。

“怎樣教育孩子？”這裏的每一篇都會給我們具體而生動的解答。

性 格 的 形 成

*

新中國婦女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二十五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002·787×1092 1/32·2印張·44,000字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0 定價：0.19元

目 錄

性格的形成·····	蘇聯 葉·依·茹拉夫列娃(1)
家庭是友愛的集體·····	蘇聯 契卡洛娃(7)
父母的威信·····	蘇聯 阿·傑米娜(14)
母親，精神上的親愛的·····	蘇聯 李赫切娃(18)
親切的話·····	蘇聯 麗吉亞·克列切尼克(24)
一致的方針·····	蘇聯 柏·亞力克山大洛夫(28)
什麼是兒女的幸福·····	蘇聯 阿·傑米娜(31)
誠實教育·····	蘇聯 斯瓦德可夫斯基(37)
怎樣培養孩子懂得禮貌·····	蘇聯 阿·普羅托波波娃(43)
培養兒童的良好習慣·····	蘇聯 里·道頓(48)
個人與集體·····	蘇聯 阿·普羅托波波娃(53)

性 格 的 形 成

蘇聯 葉·依·茹拉夫列娃

蘇維埃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性格。爲了很好地完成這一任務，學校要和家庭密切合作。在未入學以前，家庭就使孩子養成了一種特性，這些特性以後在學校裏，在生活中就很強烈地表現出來。

小孩並不是生下來就有一定的性格，而性格也並非遺傳下來的。這些性格首先是由父母、家屬每天在家庭生活中，對於孩子的行爲、習慣、思想和興趣的影響上培養起來的。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父母這樣談到自己的兒女們：

“任性、固執、不聽話，活像他的爸爸（或爺爺）。 ”

“膽小、安靜、懦弱，跟她媽媽（或奶奶）一模一樣。 ”

實際上，如果觀察一下各家的孩子，就會發現這些孩子的性格往往和他的親人的性格很相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無疑間地，在個別情況下神經系統類型也有遺傳，而在這基礎上可能形成相似的性格。可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原因是很簡單的：父母“繼承”了自己小時所受的教育方法，而現在又把這一套用在孩子身上，前後如出一轍，是毫不足怪的。

小孩的性格從他一生下來就逐漸形成起來。母親的正確的照顧，對孩子的耐心及撫愛，就能使孩子沉着、安靜而且聽話。但不正確的、隨隨便便的照顧，就容易引起孩子激怒、驚懼，造成孩子暴躁及淘氣的根源。而“淘氣”就是孩子對那些不正確和拙笨的態度的最初的反抗。

丹孃快一歲了。她那藍色的眼睛，總是好奇地瞪得大大的，世界有多大呀！世界上一切東西對她來說全是新奇的，全在引誘着她。丹孃坐在媽媽懷裏，她面前擺着洋娃娃、小火車頭、小積木，可是她早就玩膩了。這個女孩子就去拿桌上的新東西：報紙、雜誌。媽媽只顧着和朋友談話，機械地把報紙與雜誌推到一邊，照例地說一聲：“不要動。”丹孃老聽到這一句話；奶奶的線球、小鏡子、像片簿及其他玩的東西也被拿開了。家庭裏嚴格遵守着一個原則：孩子只能玩自己的玩具和在自己的地方玩。

丹孃兩歲了，她長大了，更好奇了。可是她的行為中有使人難以了解的地方：如果她拿到了她所喜歡的東西，她就用力地抱在懷裏，很快地跑開。若要讓她放手，必須費很大力氣，還惹得她大哭一頓。

例如，有一次她抓住了奶奶放在那兒的菜筐子，這裏有多少好玩的東西呀！西紅柿、胡蘿蔔、甜菜、土豆。丹孃模仿着奶奶把菜全放到一個大水盆裏。她的手全弄髒了，可是她眼睛裏閃爍着創造性的光輝。

奶奶來了，看見了這種情形，很生氣地把丹孃罵了一頓，把筐子和菜奪去了。丹孃大哭起來，搖着手，小脚直躁；她竭力反對這樣粗野地破壞了她活動的全部進程。可是成年人為什麼不了解這一點呢？奶奶一心想着不要糟蹋了東西，從來沒有想過孩子的心情。這樣就會使孩子漸漸地對大人疏遠，而且愛隱瞞欺騙。

丹孃四歲了。她那小小的心靈中充滿了恐懼：“媽媽來了！”“奶奶會看見的。”她打開裝着玩具的小匣子，把小魚及小星星戴在手指上，它們多好看呀！遠處傳來了媽媽的腳步聲。

“媽媽來了！”丹孃害怕地小聲說。趕快把玩具放在小匣子裏，把匣子蓋起來。可是媽媽已經從女兒驚慌不安的表情上看出來了，於是嚴厲地說了她一頓：

“又拿玩具了嗎？爲什麼不先問問媽媽呢？”

丹孃低下頭默不作聲。“多麼不坦白，多麼固執的孩子呀！”媽媽就心地想着。“這個孩子生下來就是這樣，一點也沒有改，真是沒有辦法。”

媽媽却沒有想到：由於她不正確的態度、沒有同情心及過分嚴格的要求，給孩子的性格上種下了不坦白和固執的種子。

爲什麼有的孩子愛搶別人的玩具，而有的孩子會很樂意地把自己的玩具給朋友玩？爲什麼有的孩子喜歡大家一起玩，有的孩子就愛單獨玩？爲什麼有的孩子很大膽，活潑地和大入講話，有的却認生不敢講話呢？父母總是認爲這是孩子的天性，而不知道自己的教育方法在形成了他們的性格。

尤利五歲了，在他小小的生命中總是孤孤單單的；父母因爲怕孩子“學壞”了，總不叫他到街上去。他從窗口往下看，街上的孩子們玩得多熱鬧，多高興！他的眼裏充滿了羨慕、悲哀和委屈。

“媽媽，讓我到街上玩會兒吧！”尤利向媽媽請求。

“你怎麼啦？”媽媽吃驚地說。“那兒的小孩會打你，會奪你的玩具。自己玩吧！你看這兒多好呀！”

鄰家的孩子沸洛加來找他玩，他伸手去拿小馬，尤利就把他推開，生氣地說：“是我的小馬！”

不管媽媽怎樣勸他，尤利還是使勁地把玩具攆到自己這邊來，並且堅持地說：“這馬是我的！”

沸洛加於是跑到院子裏和別的孩子玩去了。他們在沙土上建築了一些精巧的小房子，還開河道。尤利只好貪饒地從窗口看着他們。

“沸洛加，到我這兒來玩吧！”尤利喊道。

“不來，和他們一起玩好。”沸洛加回答。

可是沸洛加對他已經有了同伴的感情；他用紙作飛機、小船，很大方地把這些東西送給尤利。

“媽媽：你看！他送我的。”尤利詫異地說。

媽媽就該想想：爲什麼這兩個小孩在各方面完全不同？一個很勇敢，很主動，而且很和藹；另一個則很安靜，懦弱，而且很自私。問題不是在於各種不同的教育方法嗎？

娜佳七歲了。她坐在桌子旁邊，要趕快吃完早飯。早上的陽光好，很暖和，院子裏傳來了朋友們的聲音，她正準備衝出去，跑到他們那兒；可是廚房裏傳來了媽媽的聲音：

“娜佳！拿刀子去把醋栗削乾淨。”

娜佳手裏拿着叉子呆住了：爲什麼媽媽要耽誤她呢？要知道這個小姑娘的心已經跑到街上去了，而媽媽爲什麼不在早飯前安排她的工作呢，這首先是一種疏忽；另一點就是娜佳以前根本沒有養成幫助操作家務的習慣。

“我不願意。”女兒撒嬌地回答說。

可是媽媽堅決地要叫女兒此時此刻就養成勞動的習慣：

“馬上拿刀來削，沒有別的話可說。”

院子裏呼喊娜佳的聲音漸漸地遠了。娜佳小聲地、委屈地哭起來了。

“不削光醋栗，決不准你到院子裏去。”媽媽嚴厲地說。

娜佳含着眼淚，笨拙地不快活地削着栗子。本來是一件

輕鬆有趣的勞動，由於媽媽這種笨拙的處理方法，使得孩子感到是一種懲罰。這樣，就使孩子不熱愛勞動，而仇視勞動。

另一種教育方法是怎樣的呢？

娜塔沙一歲半了。她和媽媽並排坐在桌旁高高的安樂椅上。媽媽一邊唸書，一邊也關心着女兒。她知道孩子一定要抓書的，於是就在娜塔沙面前放了許多“不是兒童玩的”玩具——用不着的舊書和舊報。這些書報女兒自己也可以翻着看，即使撕壞了也不要緊。

媽媽根據經驗相信：你愈關心孩子，孩子就會愈老實。娜塔沙滿意了，因而也就很聽話，這樣，媽媽不用費心，就可以使她達到自己的要求。

“書不能撕，不過這一頁可以撕。”媽媽說。她知道，孩子玩得起勁時，就會撕點東西，這也是很難免的，可是要使她在一定範圍內活動。

娜塔沙愈長愈大了，她和媽媽的友誼也愈深了，她覺得自己很自由，同時她也知道了分寸：知道什麼該作，什麼不該作。

娜塔沙快三歲了。她已經能幫媽媽些忙了。她特別愛洗器皿。媽媽預先給她在瓷盆內倒上一些水，把要洗的匙子、盤子放在裏邊。

“大的東西暫時還不能洗，否則就會打碎了。”媽媽給她解釋道。

娜塔沙也以爲然，她知道什麼時候可以作，媽媽是會告訴她的。

“小心點，別把水潑出來。”有時媽媽說。“你瞧應該這樣拿盤子。”

娜塔沙總是很努力很緊張地工作着，有時她高興地嚷着“媽媽：你瞧！我洗的盤子多好！”

從小時候起，勞動對娜塔沙來說，就是件快樂的事，是創造性的而且是培養自信心的方法。一年一年地媽媽給她愈來愈複雜的工作，娜塔沙也就成了家庭中更有用的人了。

娜塔沙養成了勞動習慣的同時，也表現了關心別人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也有了組織習慣。孩子們在院子裏用泥沙作火爐、佈置花壇、挖運河，在長凳上放着一排洋娃娃。這些遊戲向來全是娜塔沙領導着大家來玩，雖然誰也沒有選她，可是大家全都樂意聽她的話。孩子們給了一個女孩子小桶和小鏟裝沙土，她站起來，生氣了。

“你怎麼啦？”娜塔沙就問她。

“我想當媽媽。”

“孩子們，給她洋娃娃吧，她還小哪！”娜塔沙說。

瓦夏和蓮尼婭爲了一根樹條子，眼看就要吵起來了。蓮尼婭將條子往自己這邊拉，瓦夏就往那邊拉。女孩眼中含着淚說：“這是我的樹條子。”

娜塔沙立刻跑到他們那兒去，很鎮靜地把樹條子從男孩子手中奪過來，說：

“這是蓮尼婭的樹條子，你的樹條子不是在那邊嗎？”雖然男孩子的力氣比娜塔沙大，可是他讓步了。他向她那鎮靜而沉着的語調屈服了。

就這樣，一開始在家裏受到了正確的教育，使娜塔沙養成了這種性格，後來這種性格在學校的教育下發展成了先進的蘇維埃人的非常可貴的性格：一個集體主義的組織者和同志，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的性格。

陳子卿、武秋霞節譯自蘇聯“家庭與學校”雜誌一九五三年八月號

戚桂華校

（原載“新中國婦女”一九五四年三月號）

家庭是友愛的集體

蘇聯 契卡洛娃

蘇聯的家庭，沒有資產階級私有的關係，是滋養着最優秀、最高尚的人類情感的地方。我們想起奧列格、卓婭的家庭裏，父母和孩子們之間的關係，正是人類偉大愛情的深邃、真誠之光。這種家庭氣氛，是最適宜於培養兒童崇高的品質的。

但是，有些蘇聯人的資本主義殘餘意識，也表現在他們對於自己家庭的關係上。你可以遇到不少的人，他們認為自己是好丈夫和好父親，只因爲他們把自己的薪金交回“家裏”。而對於他們來說，“家”只是飲食、換衣和休息的地方而已。也有這樣的母親，他們對於丈夫和孩子們的全部“愛情”，只是表現在關心他們的食物和衣着上。日常生活和經濟的因素，有時蓋沒着所有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一切其他關係。

在這種家庭裏，父母不注意孩子的智力和道德的發展，不注意孩子人格的形成。把孩子們和父母聯結着的，只是共同的住宅和物質的幫助而已。在這些孩子自己能“立足”以後，很容易和父母離開，有時竟視同路人。

不僅如此。這些家庭中精神生活的貧乏和狹窄，不可能不在孩子心裏留下一定的痕跡。他們從小就不以現實的共同利益和深邃的人類關係來看待父母，他們沒有在家庭的情況裏體驗到這些利益和關係的良好影響，因而這種孩子們也染

到狹窄和冷淡的性格，在他們身上很容易發展利己主義的特徵。

在有的家庭裏，教養孩子却完全不同。在這些家庭裏，聯結着父母子女的，不僅僅是物質的關係，還有多方面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興趣，緊密的人類關係。

我們有成千成萬這種先進的家庭，他們的生活，是每個蘇聯家庭，每個父母的榜樣。

二十三年以前，薇拉和格利戈里結婚了。這一對年青夫婦，互相熱誠信任，他們一起理想着創造一個友愛而幸福的家庭。

格利戈里在工廠裏工作，薇拉在學校裏擔任少年先鋒隊輔導員。每天晚上，薇拉熱情地等待丈夫回家，她急於要知道他的工作日是怎樣過去的，他的車間裏有什麼新的事，他在一天中有什麼思想和感覺。格利戈里呢，對妻子的工作也很有興趣，問她關於少先隊的事，從她的敘述裏，他知道了許多隊員，他還對妻子貢獻意見，怎樣把事情做得更好。

後來生下了第一個孩子，接着，第二個，第三個。不僅是年青的母親盼望孩子，父親也欣喜地盼望着他們。

薇拉說：“我常常和丈夫談到孩子們的教養問題，我的丈夫常常說：‘你知道，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們長大起來，不是庸夫俗子，而是祖國所最寶貴的人物。’”

孩子們在友愛而親熱的家庭氣氛裏生長着。仍舊像從前一樣，每天晚上，格利戈里和妻子談着工作中一切的喜怒哀樂，交換着意見。孩子們也聽到和看到：父親的敘述引起母親生動的同情和興趣。

薇拉說：“我們過了二十三年了，但在我們互相談話中，丈夫和我從來沒有過疾言厲色。我們的孩子們生長在健

康而友愛的環境裏，成為善良、寧靜，而且耐心的人。”

薇拉和格利戈里十分注意孩子們的教養。薇拉讀着馬卡連柯(註)的教育著作，對馬卡連柯所說的對於孩子們愛的“份量”這番話特別感覺到興趣。她受了共青團的教育，敏感地懂得：父母的溺愛，會使兒童身體變弱，而且損害兒童的性格。

薇拉說：“我和丈夫都愛自己的孩子，但是從來不縱容他們的壞行為。如果孩子做了不對的事，我們就要說服他們，使他們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如果說服無效，就乾脆禁止他們。”

薇拉又說：“如果認為我們教養孩子沒有困難，那是錯誤的。要知道孩子們接受着一切的影響。我們和學校必須花費不少力量，及時地‘剷除’出現在他們性格上的利己、粗魯、說謊的‘莠草’。”

當波里亞當小隊長的時候，有一次他回家來，嘴裏吹着牛，他說：輔導員給了他兩張“少先隊員之宮”的票子；叫他分給小隊，他自己先拿了一張。

薇拉便說：“這是多麼醜陋的行為！”

〔註〕馬卡連柯是蘇聯偉大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生於1888年3月。1939年4月1日逝世。馬卡連柯在1935年致捷爾任斯基公社管理人員的信中說：“我在三十年的教育工作中，緊張地作了二十萬小時的工作，經我的手，教育出三千以上的兒童。我是個教師，我花了最後十五年的時間，來實際應用並進一步精研共產主義教育體系。”（引自“馬卡連柯的教育學說”第九頁）從這幾句簡短的話裏，我們可以知道馬卡連柯的經歷和他對人民的巨大貢獻。馬卡連柯著有許多有關兒童教育的偉大著作和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本的有：“雙親必讀”、“兒童教育講座”、“新教育五講”、“塔上旗”、“教育詩篇”、“論共產主義教育”。

波里亞臉紅了。

“爲什麼？難道我不是少先隊員嗎？”

“是少先隊員……但是不好的少先隊員。給你的票子是給小隊的，給集體的，而你却急急地爲自己拿下一張。如果輔導員認爲需要，那她自己會給你票子的。”

波里亞面孔通紅，眼睛裏含着淚，問道：

“現在怎麼辦呢？”

波里亞和哥哥尤拉商量，應該把票子送給那個隊員，自己便送去了。

伏洛加說：“我常常習慣的想着：母親和父親對於我的行爲怎樣看法。”

孩子們在學校裏念書的時候，薇拉常去和女教師談話。當孩子們加入了少年先鋒隊，後來又加入了共青團，父母爲他們選擇書籍；在懇切的談話中，對孩子們說明：在他們的生活中發生了怎樣重大的事，他們負擔着那些新的責任。對於孩子們的實際關心，永遠在孩子方面產生愛情和關切的感覺。

薇拉說：“你會聽到不少父母們的訴苦，說他們的孩子對他們冷淡。在我們家裏，從來沒有過這種冷淡。有一次我病得厲害，孩子們就不離開我的病床，注意着我的每個動作，每個要求。”

伏洛加、尤拉和波里亞三個人，現在已經長成爲青年了，但現在，最溫暖的感覺仍把他們和父母聯結起來。假期，他們回到家裏，他們關切家庭，盡力幫助母親料理家務。他們詳細地告訴父母關於自己的成就、自己的生活，他們對於父親的工作和母親的關懷也感到興趣。在這些日子裏，家裏充滿快樂和朝氣。

在這種家庭裏，父母間以及父母和孩子們之間的關係，充滿着偉大的情感！也就是在這樣的家庭裏，生長着優秀的蘇聯人。

但也有別的例子……

蕊娜伊達傷心地說：“我和丈夫雖然住在一個屋頂下，却早已像兩個陌生人。這樣對於我們的孩子們有很壞的影響。我們有三個孩子，他們每個人都只管自己……”

彼得和蕊娜伊達不能夠找到“共同的語言”，雖然，一眼看去，他們都是好人。不論丈夫，不論妻子，都不願意放棄自己的面子，他們好像經常相互地在找尋挑釁的口實。很久以前，蕊娜伊達抱怨丈夫對她“不夠關切”。但是她並不和丈夫去談，對他說明他的那種態度會在他們的生活中引起爭執；她却自己也對他不關切起來，一個人孤僻無伴。彼得呢，也沒有勇氣和妻子真誠的談。小小的面子問題抑制着一切其他的感情。

他們的孩子們，就是在這種父母互相疏遠的氣氛中生長着。

他們的女兒葉蓮娜說：“我不記得在我的童年中有過一次我們全家到什麼地方去的事，即使不帶我們，父親和母親也不曾一起到過什麼地方去。父親和我們住在一塊，但我們把他看做外人。我們對他沒有興趣，如果他談起話來，我們也是冷淡地、簡單地回答他。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父親和母親友誼地、心平氣和地談過天。他們不是一聲不響，便是互相責難、諷刺。我們只聽到他們這樣說：‘沒有你，我也過得下去’‘你不喜歡？隨你的便’。我們這些孩子們，也受到父母之間惡劣關係的束縛。我們從來不能像孩子們那樣地自由自在地玩，無憂無慮地笑。譬如，有的時候，我們正玩

得高興，但只要屋裏一出現父親或母親，我們就立刻沉寂下去。我們感覺到他們的經常的不滿情緒，他們之間的冷酷好像凍住了我們。在學校裏的最後幾年，我們已經和父母離開得遠遠的，而且我們中的每一個人，也是孤僻無伴。”

在這種家庭裏，形成了不正常的日常生活，三個孩子從學校裏回家，吃着母親做好的飯，他們並不想到應該幫助母親，吃了飯各自走開了。蕊娜伊達一個人做着家裏的事，沒有孩子們的幫助。她疲倦、容易生氣，永遠地變成那種“母親傭工”，像馬卡連柯所說的。蕊娜伊達所過的生活，已經不是完整的、合乎人性的、普通人的生活了。她開始消沉，不去看電影和戲劇，也不讀書。孩子們也不尊敬她，對她漫不關心。在他們的生活中，凡是遇到母親的干預，就好像侵犯了他們的人格，粗魯地回答她，或是乾脆就不理她。有一次，在冬季裏，八年級的女學生華麗雅晚上回家很遲，母親不安地問她道：

“你在那裏耽得這麼晚？”

“這個對你是沒有興趣的。”華麗雅冷淡地回答說。

蕊娜伊達痛苦得說不出話來。她和丈夫從來不交換關於孩子們的意見；孩子們和父親的關係比母親更疏遠。

蕊娜伊達說：“我們的孩子們是聰明的，葉蓮娜已經是醫生，尼古拉也大學畢業，華麗雅在九年級念書。但是他們和我之間，他們和父親之間，好像隔着一座牆。我沒有在他們身上看到巨大的共同利益。他們是孤僻無伴的。我記着馬卡連柯的一句話：‘在幸福的父母那裏，才有最優秀的孩子。’”

關於孩子和父母親之間的關係問題，關於家庭中真正的友愛問題，是巨大而重要的問題。我們需要幸福而親愛的家

庭，只有在這樣的家庭裏，孩子們才能得到正確的教育。馬卡連柯說：“正確的教育是幸福的組織。”創造幸福的家庭——在我們自己的手裏，在父母自己的手裏。如果蕊娜伊達和彼得克服自己的利己主義和小小的面子問題，他們的家庭便會成爲一個友愛的集體，他們的孩子會帶給父母真正的幸福，孩子們自己也會成爲更優秀的人。

裏穆譯自蘇聯“家庭與學校”雜誌一九五三年二月號(個別段落略有刪節)

(原載“新中國婦女”一九五四年五月號)